

醜娃娃

頂小米 著



THE UGLY DOLL THE UGLY DOLL

解放軍

.5

I247.5

1342

1

醜娃娃

頂小米 著

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新登字(京)118号

书 名:丑 娃 娃

著 者:项 小 米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邮政编码100034·电报挂号6550)

封 面:解放军二二〇七工厂

正 文:国防科工委印刷厂

装订者:北京密云水库装订厂

发行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 本: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6

字 数:124,000

版 次:1992年6月第1版

印 次:199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0,001—5,500

书 号:ISBN 7-5033-0575-4/I·318

定 价:3.40元(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序

幽深的情愫

朱苏进

这是项小米第一部小说集，但作品的成熟与魅力，是许多作家第一部集子所难以达到的。显然小米严格选择自己的作品，在这书里，她建立了自己的品格。为此她也许自信又自豪。

小米的作品涨满人生创痛，且带有很强的个性色彩。这种人生创痛又主要表现为一种受伤而不屈的精神，也就是说，是高质量高境界的人生创痛。生死成败衔悲揽恨，哀挽依依又个个不坠凡俗。小米对生命痛楚仿佛有天然洞察力，而且最能洞察那些有着华丽包装的灾难。她的光彩在这里，她世界的门户也在这里。或者说，她自己就在这里。

充溢那么多的人生灾难而作品又不失衡，依然从容着优美着，我想，这应该归结于小米的智慧。首先，作者并非对

灾难不解，甚至没有茫然（这一点难论优劣），她统统体验过并且消化掉了，她的倾诉便透出智者的味道，既热烈又冷静，几乎脱出女性界限呈出男性的硬与力来。再者，主人公与作者本人，都似乎在寻找或辨认一种天意，都擅于思索，精神上涨得厉害，时而爆裂出尖利吟叹。比如《丑娃娃》中的韦阿布，一个美丽而锋利女性，将深刻念头肆意乱抖，宁死而不肯媚俗，恨便大笑，痛且无言，贞洁至死又百般野辣。她的力量就在于她彻底无羁无绊，她象旗帜那样骄傲，即使垂落下时也拒人靠近。她死时从容得叫人恐怖：既使过一会要吞服整瓶安眠药，此刻仍按习惯先服四片……韦阿布燃烧在书页纸面上，在她周围，散布大量精辟议论的碎片。假如她浅薄她将活得很舒服，她把她那个时代都愤愤地吞掉了。再比如《小小世界》，意境上已是一篇优美的童话，于稚嫩中天然地深刻着，那对母女将万般含蓄于心，一个天真一个重归于天真，呈现出一种似痴似智的大痴大智。这篇作品写得真叫人羡慕，不但是心理上连生理上都被那母女之情震颤，因为它实实在在诞生于血肉中，为此它才象生命那样庄严。

《紫十字架》与《三色槿》，流露出与伤痛氛围十分协调的——小米那苍楚而清寂的才华。“每”和“奶奶们”，不断从灵魂上滴落下浓烈情蕴，自己却浑然不觉。她们性茫然的，但小米不茫然。小米的亲情使小米清醒发痛，她化入她们中了，随她们一道流淌。强调一孔：如歌般的痛楚！丝毫不闻切齿声不作痛苦状。我想这才是人生痛楚的天然形态。有了天然自会有真实、优美、轻妙等等。

小米作品里最耀眼的特征，我想，是她裹在人生伤痛中的那种高贵气质！（或言：努力高贵？仿佛高贵？正在高贵？

高而不贵？不明。)最痛苦的人本身又是最骄傲的人，痛苦与傲然并立形成了她的主要审美价值。她的人物的灾难从来不在衣食方面，统统在高阶层人物的精神触须上，她们的地位已足够高了，精神仍然颤危危地朝更高处伸长，探索着而四周无可攀援。她们甚至不允旁人弄脏了“孤独”这个词汇，“孤独么？不，你们只是寂寞”。因为她们珍重并固守孤独。她们不求人理解甚至排斥外援而独自前行，孤独在于她们可以说是一种隐蔽的欢乐。她们倩影飘然而精神沉重，她们对成败看得较轻而将精神之美视之极重。她们目下无尘鹤立于世不屑于藏匿在大众间，甚至不屑于藏匿在世间，那些统统是一只或大或小的壳。她们执拗地注视天边，心儿一次次跳出体外，她们对别人以自己同样苛求，屡屡品尝到肆意劈断自己的痛快。她们人弃我取，我弃人取，心灵永不歇息。她们高处不胜寒，傲然兀立，只希望寂寞天空能有一声呼应……

小米的这部作品集，就是这种气质的这样一种呼应。

如歌的呼应。

责任编辑：杨柏青

封面设计：陆 岩

责任校对：吴 汇

目 次

序

幽深的情懷.....	朱苏进	1
小小世界.....		1
遥远的三色槿.....		12
丑娃娃.....		68
白 梦.....		137
缺 氧.....		147
紫十字架.....		162

小小世界

和孩子谈话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孩子总能说出一些你曾经也想过但后来并没想透再后来便淡忘了的话。

小小说，妈妈，这蜂王浆不好喝。

小小是我的女儿。

我说，可能有点。但是你必须把它喝下去。

为什么呢？

因为，我说，因为它很有营养。蜜蜂把采来的花粉做成王浆，吐出来给蜂王喝，结果蜂王的个子长得有好几个小蜜蜂那么大，活得也比小蜜蜂长得多。

小小赶快把蜂王浆喝下去了。

可是，过了一会小小说，为什么小蜜蜂不自己偷偷把它喝下去呢？

小小把一双脚泡在盆里，眉头皱成个疙瘩。

妈妈，人都要死吗？

是的。

那妈妈也会死吗？

对。

小小的眼圈红了。要哭。

人死了都要变成骷髅是吗？

她刚刚看了电视《聊斋》。我本想告诉她人死了以后都要被烧掉，可转念一想这事实对孩子来说可能更残酷。于是我说：

大概是。

那妈妈也会变成骷髅吗？

小小恐怖地望着我。刹那间有一股冷气顺着我的脊椎骨往上爬。

大概是。

小小眼圈又红了，但是她说：

妈妈死了，变成骷髅我不怕。因为我知道那是妈妈变的。妈妈，等你变成骷髅你可别因为我害怕你就不来看我，你一定要来看我，陪我一起玩。

小小将脸紧紧地贴住终将会成为骷髅的我的脸。

我常常惊异地发现，孩子所有的怪念头，我过去全有过。难道想象这玩意儿也能在XY相撞的那一刹通过遗传密码保留下来吗？真见鬼。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想象力一点点丧失，直到成为一个完全没有想象力的人。孩子洞穿一切的能力常使我暗暗吃惊，其实这种能力我们与生俱来都有，

只是我们大起来以后总有许多重要的问题要考虑，便再也没兴趣去想这些了。和孩子谈话你会感到，你在无知无觉中竟丧失了多少宝贵的东西啊。

不过不要紧，孩子会帮助你。只要你和孩子谈话。

和孩子谈话，等于把自己过去的想象重新复习一遍。其实还不止于此。你发现的不光是你自己，还有你的光着腚的父亲和拖着鼻涕的祖母坐在田埂上望着镶金边的积雨云时所产生的遐想。还不止于此，你会触到远古人类的脉动。当我们成人之后重新面对这些最原始最本质的想象时，会发现那里面竟然起了一种天和地般的变化。

于是我告诉小小：动物社会的秩序与人类社会的秩序就是这样不同。这种秩序自动物社会确立之后就固定下来了，因此决没有哪一只小蜜蜂会打破这种秩序偷偷把王浆喝下去。而人就不同。人里面就会有人偷偷把它喝下去。

在我过去想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不具备社会秩序方面的知识；而当我具备这些知识之后，已不再会去想这一类问题了。唯一能替我们把这二者沟通起来的，是孩子。

所以，永远不要拒绝和孩子谈话。孩子有一片灿烂的世界。

盛夏，蝉鸣得最响的时候，我和小小到了崂山下清宫。

王七就是在这地方学的穿墙术，由于吃不得苦，心又不诚，结果把脑袋撞了个大包。尽管如此，没有人怀疑崂山道士的法术。人们相信这地方有仙气。

这山看上去确实有些仙气。按说这儿是不折不扣的北方，却没有北方常见的那种馒头山，又不似南方的山险峻而

瘦削。山石虽怪异，但棱角圆圆的，象地下冒出一簇簇石菇石笋。把七星岩芦笛岩的洞顶揭去，再将洞内景物放大就是这山。早上海雾未褪，雾气白练似地，在山间流动着，将那些山峰怪石罩得缥缈虚无，若隐若现，恍忽间真如仙境一般。

我断定这山即是亿万年前海底的礁石。

山道边摆满了小摊，无外乎两类商品：纪念品和小吃。纪念品大都是些山石佩物，叮咣作响，小吃则藏在锅子里，从半敞的盖里向外冒着香气，那香气连弯都不拐，直直地钻进人的鼻子和肺，诱得你的手不由自主就去摸钱包。

六毛钱一个三寸长的煮玉米，真贵，也真香。黄灿灿的，每咬一口，便有一股带韧性的香甜从齿间溢出。

妈妈，嗯，嗯，太好吃了！下山还买好吗？嗯，嗯……

小小最近添了一个毛病，有事没事总爱弄出“嗯嗯”的怪声。她说是嗓子里有东西，我听着不象。就这么一天嗯到晚，直到睡着。这实际是一种毛病。为这不知遭我多少喝斥，喝得狠了便好一点，却总也改不掉。

怎么回事？我说。

嗯，嗯嗯，妈妈，我不嗯了……

下清宫里人头攒动，香火极盛。几个身穿灰布道袍的年轻道士坐在殿前，专售香把、蜡烛、说明书之类，面容平和宁静，一副清心寡欲淡泊名利的神态，不过这并不影响他们点钞的速度。

三尊道佛端坐于大殿中央，依次是元始天尊、灵宝道君和太上老君，皆鹤发童颜，慧目半闔，嘴边一抹淡笑，俯视着座下芸芸众生。

小小执意要许愿。

小小提了许多问题，而我只能这么解释：这三个老爷爷如何有本事，别看他们泥胎金身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他们可什么事全知道。而下面那些跪着的作揖的磕头的嘴巴里叽哩咕噜瞳孔散大的，全是一些怎样的有着个人目的的人们，他们来求这些老神仙要官，要钱，要儿子……他们见谁都拜，可能刚刚拜完普陀山的如来灵隐寺的弥勒佛、宗乘庙的宗喀巴，又来拜下清宫的元始天尊，也不管他们在天上是否打成一团。总之，索取与给予，是跪在下面和坐在上面的这些人之间的关系。

心里嘀咕一下，便能从天上掉下馅饼来。这念头对儿童的诱惑力太大了！

小小模仿着周围人的样子，双手合十，嘴巴一张一合地翕动，两只猫一样温柔而美丽的眼睛抬向上方。那眼睛蓝得动人。面对这样一双眼睛，哪个老头子能够无动于衷呢？

都许了些什么愿？孩子？下山的路上我问。

许了三个愿。

哪三个？

第一，我想下山还能吃到老玉米……

唉呀！我不由跌脚替她惋惜：这么重要的指标你就用在这上头了？这妈妈都能办到。可惜！可惜！

小小也惋惜起来。

还有第二呢。嗯，嗯，第二，我想长大能当公主。第三，我想让爸爸妈妈和我永远不死……

山回路转，只一会儿，下清宫便被层层绿树包住，看不

见了。

小小突然停下不走。

我又想起一个问题刚才忘了问老爷爷了。这个问题真的很重要，要不咱们回去吧？

雾散后的太阳象火球，烤得人大汗淋漓，加上山路难走，我早已感到吃力，岂有回去的道理？

我弯下腰，指着下清宫方向那片绿树：

你只要面朝下清宫的方向，心里默默向老爷爷许愿，老爷爷一样听得到的。

真的听得到吗？

真的。只要你心诚。

小小调整了一下方向，嘴巴里发出一种碎碎切切的声音。之后，扒住我的耳朵轻声说：

我跟老爷爷说，让我把囡囡的毛病去掉吧！

囡囡的毛病当天下午就消失了。加上下山又吃到了老玉米，虽另有两桩心愿最早要到二十年后才见分晓，这就足够使小小对下清宫的老爷爷崇拜得一塌糊涂了。

哎呀！那些老爷爷！

小小说这话的时候，嘴巴张得老大，半天合不拢。

回到北京，近九月了，天气明显地凉爽下来。偶尔一阵闷，当晚便一场豪雨，将积蓄的溽热浇灭掉。

我带小小学琴回家，走在街上。

一大片雨后积在地上的水洼，引来密密麻麻无数蜻蜓，在这伪造的蜃楼般虚幻的湖面上忙着繁衍后代的事，全不知由于自己的过度密集招来一群手持捕虫网的孩子。

孩子们的收获颇为可观，每隔一会儿便爆发出一阵欢叫，指缝间夹满被捕的蜻蜓。余下的蜻蜓对同类的被害浑然不觉，仍上上下下若无其事地飞。

妈妈。小小不走了，望着那群孩子。

小蜻蜓多可怜呀！他们干吗要抓它呀？

他们不对。走吧，咱们走。

不。

小小执拗地站着，紧紧抓住我的衣襟。

不。妈妈，你说他们。他们听大人的。

我没有说。小小太善良。过分的善良并不是什么好事，所以有必要保留一点残忍。

一个脸红扑扑的男孩子踏着水花叭叭地跑过来。他发现了探头探脑的小小。男孩子径直跑到我们跟前站定，慷慨地把一只夹满蜻蜓的污黑的手掌伸到小小鼻头前：

给！挑一只吧！随便哪只！

小小“嗖”地藏到我身后，露出一只头。

我搔着小小：

说，谢谢小哥哥。

不。

小小执拗得很，拼命扭动着身子，两只蓝得动人的眼睛里此刻盛满悲哀——所有蜻蜓的翅膀都被撕去了一半。这样它们即使不被夹住，也无法飞走了。

男孩子绕到我身后，以同样执拗的热情重新将手掌送到小小脸前。小小的眼泪就要落下来了。

望着这个将来必定成为出色男性的豪爽的小伙子，我觉得蓦地陷入了一种两难。我只好伸出手指拈起一只最小的蜻

蜓，拈得十分小心，生怕把它仅剩一半的薄纱似的翅再捏碎。

我们把它放在纱窗上。轻轻试了试，立刻能感觉到它的爪钳住窗纱的力量。

它那两颗红豆似的眼睛动也不动地望向窗外，那一对只能被称做翅的残根的东西不时摇动几下。它仍想飞。

小小拿来一些菜叶葱皮喂它。她曾有过喂蝮蝥的经验。结果是可以想见的。我想不仅是因为这食物不合它胃口。事实上我除了知道蜻蜓吃蚊子之外并不知道它还爱吃些什么，但这时哪怕抓来一只活蚊子放在它嘴边它也不会吃的。我想这是因为它清楚自己已经永远不能飞了。因此它拒绝生命。

整整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小小都闷闷不乐。她想了无数办法企图弥补那个可爱的罪犯所闯下的祸。她甚至配制了一些果汁浇在蜻蜓的头上想强迫它喝。可是没有用。由于她的囚徒拒绝吃饭，她自己的晚饭也一口没吃。

晚上她终于疲累了。

我把她在她的小床上安顿好，便照例开始忙我的事——写点东西，或看点书。这个时候是很烦人打扰的。

妈妈，你说小蜻蜓还能活吗？

能活。

妈妈，你说小蜻蜓的翅膀还能长出来吗？

能长出来。快睡吧孩子。

妈妈……

别再想这事了。

妈妈……

你別再煩了好不好！

我突然粗暴地打斷了她。

這是沒辦法的事。我儘管同情這只蜻蜓，或者嚴格地說我更同情的是女兒的善良，但這事對我來說畢竟不那么重要。我要做的比這重要的事有的是。比如眼下，我正在看一本好不容易弄到的書。如果我一味溫情的話，這種溫情將弄得我什么事也做不成。我不得不常常用這種快刀斬亂麻的辦法解決問題。這辦法屢試不爽。

耳根子頓時清靜了。

好一會兒，一道細若游絲的聲音猶猶豫豫地從被窩里鑽出：

媽媽，我再問最後一個問題，再也不吵你了。

實話說，每當這時候我便有些不忍。

說吧。

下清宮在咱們哪邊？

我一時有些發懵。要知道離開那地方已經快一個月了。

我現在再對着那兒說話，老爺爺還能聽得見嗎？

哦！我恍然大悟。

我抱起女兒，隔着窗對着東南方連顆星光也沒有的蒼黑的天穹指說：

瞧！就在那個方向。有什麼你就說吧，老爺爺全聽得見。

說罷將女兒重新塞回被窩，決計不再理她。

我繼續看書，眨眼的工夫便沉到書里去了。

一個小人碎碎切切的声音在响。